

## 郧西漫笔

徐志海

次日去上津。途经金钱河平阳桥时，让我惊讶又欢喜。一座由钢筋铁链和结实的黑色木板铺成的河上悬桥，一直延伸到金钱河的对岸。桥下是一丈多深的河谷，露在河面上的石子让我不觉想起了萋萋鹦鹉洲。

烟波浩渺，商贾旅船，不知道金钱河上是否有过这样的场景？金钱河的繁荣所在，追溯到什么时候呢？据说金钱河历史悠久，它起源于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东北，从商洛市山阳县漫川关南部沙沟河口入郧西县境内，由北而南，经郧西县上津镇、六郎乡，至夹城关入汉江。金钱河原名“甲水”，唐朝安史之乱后，从京杭大运河通黄河经渭水达长安的漕运通道被迫中断，东南物资唯有逆汉江西行，溯黄金水道甲水北上长安，这是最经济便捷的通道。

望着波光粼粼的金钱河，我三步并作两步追上刚刚认识的李秀峰老师。

“何谓金钱河？”我问道。

他说，寸水寸金航运甲水即为“金钱河”，相沿成俗直到今日。

“难道杨贵妃爱吃的荔枝也从这里运过？”我问。

“那是自然！那时候舟楫穿梭，商贾云集，那里曾经信使不绝，快马扬鞭把岭南的新鲜荔枝运送到宫廷是很自然的事。一千多年前，这里可是天子渡口。古城上津，在三国、北魏时期就已经建桥驻军。平阳桥、

金钱河，由此而来。”他望着望向天空。

那辽阔的天空与澹澹的河水相互交替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使得我想高歌一曲。

登上上津古城，感知人文风情，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惬意。金戈铁马般的存在与那个繁荣的时代，悄然而至。光秃秃的皂角树和果实挂满枝头的柿子树相得益彰，城楼上十二个炮眼整齐衔接，仿佛诉说着它当年的矜持与威严。不管历史离我们有多远，在文人的眼里，仿佛他们是刚刚从历史里走出来的鲜活面孔一样。城墙由青砖堆砌错落有致，似乎能够看到近代返修的痕迹。

上津古城，隐藏着昔日的繁荣昌盛。它扮演了什么样的历史角色，它究竟是怎样的历史存在？“天子渡口”究竟有何存在意义？

带着疑问我询问李老师，他说“上”乃天子，“津”为渡口。长安繁华，古镇堪比小长安。古时候上津城设五门：东曰向郧，北曰接秦，南曰达楚，西曰通汉，西南辟一门，以便民。城呈足靴形，故有“靴子城”之说，内设九条街，意为“立足于长治久安”。

进入明清老街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，让我感到奇怪的是，街上徽派式的街坊小院堂屋门前总是置一水缸，犹如院中龙井风格独特。后来询问商家才知道，这一水缸就是风水缸，取“隆昌聚财”之意。再往深处走，天主教堂等明清、民国时期的房屋建筑历历在

目。昔日明清老街上是否有吹糖人的、编灯笼的、剪窗花的、雕刻玉石的呢？一瞬间，意念里面的乡愁被放大。

上津靠近唐都长安，接近当时的政治中心，故唐代上津道的兴衰与全国政治、军事形势紧密相连。唐朝时，因安史之乱、李希烈叛乱，上津道两次担负起转运重任，显示出极高的战略价值。这一点，上津道博物馆里体现得出来。

上津道博物馆的大门，是古“商”字型建造规格。门口两旁摆放着两个水缸和类似龙之九子赑屃模样的背背石磨，这显然是风水轮流转的意思。内门侧壁两旁分别摆放着独角龙狰狞和吞火龙螭吻，这是为了辟邪，寓意预防偷盗与火灾。

博物馆里陈列着车马座椅，舟车劳顿的迹象展现在眼前，不知不觉让人感叹。劳动人民书写了历史，同时也改造了历史。历史在长河中交替在时间里穿梭，古人不可，今人不能沉浸在古人的思想里，今天修建的博物馆是为了告诉后人不忘历史、继续开来。

在新旧思想的交替中，美轮美奂的意念中，我看到了上津道仿古建筑墙壁里飞奔出来半个身子的汗血骏马，这不正照应了挣脱旧思想飞奔新未来的意念吗？

你看，上津骄阳正旺，在旭日的余晖下正涅槃重生！

## 年的味道

褚向平

听一句冰糖葫芦

闹市街口响起

知道这段如歌岁月

不可再期许

年关真的到了

年味浓厚 一杯酒

寂了日子里的忧

陌生的城市 陌生的人

梦中匆匆行走

故土一念

总是离不开 篱笆墙 大黄狗

声声低沉

一次次唤醒我的乡愁

童时的歌谣

如今 谁在旧屋留

其实 你我皆是

被春的梵音引誘

## 春天在来的路上

陶敏

雪花包裹着雨水

雨水裹挟着雪花

落在地上，都一样

预警中的大雪

像一则娱乐新闻

我在窗内

很少关注窗外的事物

只是兰花开了

像绿叶的双手举起了高脚杯

我与花香对饮

我在迷醉中等待春天

## 登山(外一首)

喻凤鸣

还是那条路，开裂台阶接引

植被热情，不时递些野果填补遗憾

我们一一辨识、指认

重温旧日，匮乏里的新喜

食与药，都是一种馈赠

秋风磨薄锋刃，割断甜蜜胃口

一批青桐被伐倒，籽实蹙眉

从果瓣的薄翼上滑落

拾起粒粒叹息，我们还是那

无助的孩子，阻止不了风

只好把记忆，再次捏成糖果

## 梧桐籽

沿河堤走，细细消磨

昨日采摘的梧桐籽

淘净、抹干、烘焙，回味

捡拾是件多么容易的事

不易的是，若干年还丢不下

吃过的苦，苦中的甜，甜里的酸

曾经舌尖上的舞蹈，被冷落

味蕾的宴席，已容不下纯真

姐姐说，这不是凤凰果实

而是，我们的回忆

## 天黑请闭眼

熊启文

我被孩子带进教室，在最后排落座。教室里亮如白昼，一切清晰可见，另一位值班的家长坐在讲台旁。不一会儿，有拿着登记本的校领导来教室巡视，本就安静的教室顿时更加寂静。

灯光照射下，孩子们个个唇红齿白，天真没有褪去，油滑没有沾身。清一色的校服背影，一个个清澈的眼眸，让我不禁生出感慨，青春就像粉笔字，一擦就不留痕迹；青春也像一幅拼图，永远都不知道下一块该放在哪里。更像是电影《那些年，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》里所说：“青春像是一场大雨，即使感冒了还盼望再淋一次。”如今，我虽然是城市人，可我知道自己永远是那个乡野的孩子，要奋斗的事还很多，要走的路也很长。

看着莘莘学子，我悲喜交集，这让我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。那时物质匮乏，乡村没有电灯，上晚自习时多用煤油灯照明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煤油味。教室门窗通常开

着，为防止风大吹灭火苗，我们会打开课本遮挡灯罩。可风再大点，书本就会被吹歪，若遇到火苗，会燃烧起来，扑火的场面至今想来仍觉狼狈。那些年，煤油灯陪伴了我的中学时代，帮助我走出大山。如今条件好了，照明灯具各式各样，但艰苦岁月里那简陋的煤油灯，却照亮了我的青春、我的愿望。

下晚自习的铃声响起，我和孩子走出教室。在路灯的陪伴下，走过街巷，进入小区，直至跨进家门。

坐在书桌前，伴着台灯柔和的光，孩子打开书本。这样的情景适合静静地思索，为渐变函数而倾心，为加速度而倾心，为缤纷元素而倾心，为显微细胞而倾心……

此情此景，陪伴的人儿还需点亮心烛，多多守望才好。但凡事还要有度，过犹不及。适时，应该温馨提示孩子，按时休息。

天黑请闭眼，随梦潜入夜。梦里，满是星辰大海。

## 故乡的冬天

尚宏厅

身披蓑衣，手握铁铲、扫帚，“呼啦呼啦”地铲雪清路。门前、院落里，慢慢堆起高高的积雪，孩子们欢天喜地在雪堆里打闹玩耍，好不热闹。人们扫出的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路，像枝蔓一样越过雪地，延伸到家家户户。

雪夜，寒气逼人。孩子们蜷缩在被窝里呼呼睡觉。早晨醒来，抬起头，透过木窗看雪景。屋外寒风呼啸，雪花飞扬，房顶瓦片上堆起一两尺厚的雪，似厚厚的棉被白净柔和。故乡缺水，大人们用铲子和盆子，把外面干净的积雪铲回家，放在铁锅里化水做饭，又将我们的棉袄、棉裤在火炉上烤热，我们才穿衣起床。母亲怕我们上学受冻，叮嘱我们戴上耳帽，提着小火炉，然后上学。即使全副武装，手指、耳朵、脚后跟也常常被冻得红肿、生疮。

雪住天晴，阳光四射，山野空旷明亮。路面积雪刚刚融化，父老乡亲就开始行动了。挑水、砍柴是家乡人年前必做的活儿。谁家门前的柴垛大，家里的水缸储水多，说明这家人勤快。在弯弯的山道上，四邻八乡外出挑水的队伍犹如一条长龙，来往穿梭。一担水百把斤重，上坡下坡走上几里山路，肩膀磨得疼，棉衣汗湿，凉风一吹，冷飕飕的，从嘴里呼出的热气瞬间在眼前飘忽升腾，此时顿觉长路艰辛，生活不易。去外乡砍柴，老乡五更就起床，肩扛杆担，腰间别

把镰刀、系上绳索，兜里带着干粮，黑灯瞎火爬坡过沟、翻山越岭……经过劳累，砍回的山柴一捆捆堆放在院落里，显得充实而富有。年前不为柴火发愁，农人自然惬意悠哉。

故乡的冬天是静谧的，又是热闹欢快的。进入腊月之后，村里的乡亲们就开始为过年张罗。扎龙凤彩灯的，玩狮子旱船的，吹喇叭、敲锣鼓的，唱样板戏、玩皮影的，看热闹的大人孩子来来往往，欢天喜地；打酱油、灌烧酒、推磨磨面、纺织织布、浆衣浆、弹棉花，忙碌非常；挑红薯干到远乡换白米、弹面的，去集镇买萝卜、莲藕、大葱、粉条的，山路上来往的人络绎不绝；小货郎摇着拨浪鼓，背着百宝箱，走街串巷吆喝着：卖针线首饰、木梳篦子、收破铜烂铁，补鞋修锁……所到之处，敲锣、打梆子带吆喝，热闹得很，引得大人小孩驻足看稀奇；老爷爷戴着帽子，穿着臃肿的棉衣，嘴里叼着旱烟袋，悠闲地站在避风向阳的墙角，给围在身边的小孩子说古今，悠悠地朗诵《九九歌谣》：“一九二九不算九，三九四九冰上走，五九六九向阳生，七九八九看杨柳，九九八十一，穷人靠墙根，身上倒不冷，肚里有点饥……”

那时候，故乡的村庄人烟稠密，地瘦民贫。辛辛苦苦劳动一年，每人从队里分得几十斤麦子、几升杂粮和一小壶芝麻油。一家人储存的一缸缸面粉，吃一年捉襟见肘，把红薯、苞谷当主粮。家里来了客人，大人才舍得用白面擀面条，烙馍馍，小孩子顺便吃个“搭嘴儿”。不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家，过年前就把细粮吃得精光，上季接不住下季，像叫花子一样拿着葫芦瓢到处借粮。对那些勤劳持家的人来说，日子精打细算，生活还算过得去。虽说细粮少，可满窖的红薯、满楼的红薯干、满缸的红薯叶酸菜，足可以吃到来年的初夏。

母亲见我们兄妹天天吃红薯直摇头，就用红薯、红薯干换些白米细面，或用红薯磨成粉漏粉条。隔三岔五摊红薯粉子面煎饼，煮锅白菜粉条汤，再用筷子蘸几滴香油放进锅里，味道鲜美。最难忘农历“十一月”晚上

用芝麻油炸油条。松软的油条在沸腾的油锅里打转转儿，老远就能闻到扑鼻的香味。或许是那时候的食材好、无污染，亦或是常年红薯、酸菜吃腻了，炸回油条跟过年一样，一家人都盼望着。入冬以后，家里就开始酿酒。利用当地的食材，自酿柿子酒、高粱酒、拐枣酒、小米酒、红薯酒，品种多样，纯天然无污染，味道醇香可口。

大雪封山的日子，乡亲们过着悠闲的生活。人们一晃一天半天的，谁也不在乎，谁也不催促，有的是时间，有的是闲心。这是农人冬日里该有的享乐。

三三两两走家串户，围着堂屋中间那堆冒着青烟的木疙瘩柴火，叙话聊天，喝茶抽烟，悠闲坦然。山里人实在、厚道、热情，到了中午，主人家便留乡亲在家里喝杯小酒，吃顿便饭，其乐融融。酒足饭饱，大人和小孩一起到场地里堆雪人、打雪仗、做游戏；或找来木棍、木板、锯子、斧头、推刨，给孩子们做红缨枪、盒子枪、大刀等玩具，然后绑上一捆儿红缨子，显得气派美观。小孩们拿着“武器”扮红军，打“鬼子”……稻场上、柴垛边，一阵阵打闹声、喊杀声、欢呼声此起彼伏，震动山野。静美的日子里，女人们闲不住，面前放个针线筐，手指上戴个顶针儿，开始忙着缝衣服、纳鞋垫，给小孩做棉衣棉裤、绣花鞋……她们执着而忙碌的幸福感溢满脸庞，细心地用针线缝补着平实的日子，指缝间划过岁月沧桑。

一晃，四十多年过去了。故乡的冬天，我经受了寒冷，收获了思念。我向往故乡明净的天空、清新的空气；当冬雨雪减少、气候变暖，人们焦躁不安无所适从时，我想起故乡冬天的艰辛与快乐，心中徒生一种期许与感悟，天蓝山青水净才能幸福，才能长远。

瑞雪兆丰年。“雪盖三层被，馍馍枕头睡”。当冬天到来之时，我期盼下场大雪。像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那样的大雪，像“雪盖三层被”那样的大雪，像家乡人形容的“老雪窖”那样的大雪，沉浸在“梅花欢喜漫天雪”的意境里，这样的冬天该有多么美好啊！



细雨霏霏，郧西天河宾馆与七夕广场遥遥相望。白天已至日暮，不觉风景秀丽。瞬息夜幕降临，七夕广场人声鼎沸，灯火辉煌、霓虹灿烂，人来人往不知疲倦，真是“火树银花不夜天、流光溢彩映仙城”。

面对如穿越时空的帷幕，把我带至天上七夕。站在仙女石塑像下，我许愿能否与牛郎织女为邻，看人间男耕女织。中国的古典爱情故事都很凄美，被流传下来演绎成“终成眷属”的美好结局。现实版中的牛郎织女也不例外。

清晨依然是阴雨蒙蒙，我的思绪还在翻山越岭，大巴车已经停靠在郧西县洞池乡下营村电商服务中心门口。屋内琳琅满目，整齐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绿松石。电视屏幕后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走廊，走廊两旁摆放着当地特产、民风物件。不得不说用秸秆做成的小巧玲珑“手扒”物件，是当地人心灵手巧的艺术结晶。下营村跟上新时代的步伐，以直播带动全村人生活发展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下营村赖以生存的法宝。

夜深了，小区里静悄悄的。各家各户的窗帘都合上了，三五个窗户透出光亮，映着朦朦胧胧的人影。

晚上10点半，温馨的手机铃声响起，该提醒孩子上床睡觉了，明早六点还要起床上学。在晚睡眠与做作业之间，家长与孩子反复推敲，达成了一个平衡点。

下午5点30分放学，晚上6点至8点是雷打不动的晚自习时间，晚上8点至9点半是晚晚自习，由两位学生家长负责值守。新学期开始后，这样的节奏对高一年级学生而言再熟悉不过。

天气好的时候，孩子们吃过晚饭后走出学校食堂，就能仰头看见星光。除有灯光的地方，大多数建筑物都被黑幕覆盖，黑色由浅渐浓，似有园丁在拿着如椽大笔饱蘸黑墨一遍又一遍地辛勤涂抹。入夜后，光似乎分割了现实和虚幻。自习铃声响过，学生们鱼贯走进教室，坐到各自座位上开始学习，教室里亮堂堂的，学生的眼里也闪着光亮。

如今城市的冬天，因为长期少雨雪，气候变暖，又身处高楼大厦，空调、暖气日日做伴，人们感觉不到严冬的肃杀，看不到大雪覆盖的景象，自然少了冬日的情怀，心里未免有些失落。这不由让我回想起故乡那北的冬天。

小时候，故乡的冬天是寒冷的，又是忙碌的，是严酷的，又是静美的。阵阵寒风过后，气温骤降，寒气弥漫，漫山遍野花草凋谢，落英缤纷，万物卸下彩妆。黄褐色的大地、昏黄的天色、慵懒的阳光和那呼啸的北风、纷飞的大雪，构成了一道淳朴优美的山村冬景。

大雪封山之时，故乡的房屋、树木、道路、田野，白茫茫一片。大地凝冻，滴水成冰，气温降至零下十度左右。整个村庄被严寒包围。山上的草木、地里的庄稼银装素裹；缸里的水结冰，筷篓里的筷子冻在一起；外面晾着的衣服冻成冰雕；房檐上吊着的冰凌有几尺长，晶莹剔透，像一排排寒光闪闪的匕首，显露出冬天的威严。

迎着漫天飞舞的大雪，人们头戴草帽，

